宁波晚报
责编/李菁 审读/胡红亚 美编/严勇杰 照排/余佳维

夏日的精灵

□安殷

夏日的乡村，白天是蜻蜓的世界。

儿时，美丽的蜻蜓对于我们是个诱惑。看到蜻蜓停在水边的草或庄稼叶子上，我们想去捉时，口中会念叨着："蜻蜓停停，我不是捉你，我是在捉沤驻（音同）苍蝇。"这段话要用宁波话来念，很押韵很上口，其中的"沤驻苍蝇"是粪缸边的绿头苍蝇。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对蜻蜓的催眠曲？这曲子有时管用，有时不管用，关键还是看你手脚是否够快，能否在蜻蜓起飞前抓住它的翅膀。对于在空中飞舞的蜻蜓，用扇子扑打，或是用捕鱼的细网兜去捞，成功几率很大，但我们很少采用——小孩子也是有骄傲心的，对利用工具去捕捉这个精灵，有点不屑为之。

蜻蜓有黑、蓝、红等颜色，我最喜欢红蜻蜓，就像捉江蟹时最喜欢红江蟹一样，没啥理由，就是喜欢红色。捉住后，一般就看看稀奇，过一会就放行了。如果想多玩一会，可以用一根线系在它翅膀下的部位，一头拉在手中，这样蜻蜓能飞，却飞不走。只是要远离家里的那只大公鸡，若是被它盯见，常会一口就叼进嘴里，吃进肚中，那就没得玩了。

还有一种小蜻蜓，有宝蓝色的小身子、黑色的翅膀，落下时翅膀会合拢，收在背上，多停在河边的草叶上。成年后才知道这叫豆娘，哦，多好听的名字。

我读高中时，小虎队的那首《红蜻蜓》是最火的时候。歌词里唱道："红色的蜻蜓是我小时候的小小英雄，多希望有一天能和它一起飞。"歌词中有童真，也有告别青春岁月的微微惆怅，"我们都已经长大，好多梦还要飞，就像现在心目中红色的蜻蜓"——这首歌也是我们的成长之歌。

到了晚上则成了蝙蝠和萤火虫的天下。我对蝙蝠没啥兴趣，还是喜欢萤火虫。宁波人把萤火虫叫做火萤头，儿时很常见。那时的夜是真的黑，记得很小的时候用过油灯，是烧菜油的，还有美孚灯，用的是煤油，都是省着用的。就是后来有了电灯，乡民们还是舍不得多点的，所以家门外基本上是漆黑一片。而萤火虫就是黑夜里的仙子，它们从田边草丛中飞来，一闪一闪亮晶晶，翩翩起舞如精灵。这对小孩们太有诱惑力了，老想着抓来看看，究竟它是怎么发光的？

抓萤火虫可以用网兜，但抓鱼的网孔太大，要用网眼小一点的。萤火虫飞得慢，迎头一捞，就进入网中了。简单点就像杜牧诗中说的用扇子扑，但是我们可没有这么讲究的扇子，手上拿的多是蒲扇或是席草编制的草扇。猛地一扇，将萤火虫打落在地，也不怕找不到，因为有荧光。小心地捏住，放入透明的玻璃瓶中。如果它是停在花或草上，慢慢靠近后将瓶口对准它，轻轻一抹就进入瓶中了。装入瓶后，盖上盖子，要钻几个孔，免得把它们闷死了。小伙伴们还比赛谁抓的多，不抓到十个八个是不肯罢休的。

记忆中有种草，一丛丛的，开蓝紫色的花，据说是萤火虫爱吃的植物或是喜欢栖息的地方。到那里一般都能找到萤火虫，还别说，真的挺准的。长大后，才知道我们看到的是萤火虫的成虫，只有5天的寿命，它们的发光是为了求偶和交配，此时进食已变得次要了。雄虫会在二十秒中闪动亮光，等二十秒，再次发出讯号，耐心等待雌虫的一次强光回应，如果没有反应，雄虫再飞往别处。为了这5天的生命，它们要花50天时间才从幼虫变蛹成虫。幼虫则生活在水中，需要6次蜕变后才进入蛹阶段。幼虫喜吃螺类和甲壳类动物，捕到猎物后会先麻醉再将消化液注入其身体，将肉分解。也就是说萤火虫不是吃草，而是吃"肉"的。

这点倒是和蝉有点像，高声鸣叫也就这么几个月，而在此之前却在地底下蛰伏好几年。怪不得古人喜欢咏唱蝉和萤火虫。

如今，蝉声依旧，蜻蜓照舞，只是那些萤火虫却难得一见了。也许是因为萤火虫对环境的要求太高了。

栀子花 白兰花

□桑飞月

江南夏雨里的栀子花，清新素雅。每次看见，都有种想上前与之搭讪的感觉。

与一株花儿搭讪，它多半是不理你的。知趣一些，在它旁边坐坐好了。坐的期间，你可以以鼻为管，悄然吸气，把自己这个瓶子吸满，然后带走。再不然，就当个采花大盗，直接劫它回家，插于瓶中，体会那种"有朵簪瓶中，无风忽鼻端"的情味。但就是，瓶中栀易萎黄，貌似不情愿被劫。不想，明代戏曲作家高濂竟有方，他在《遵生八笺》中记道："栀子花，将折枝根捶碎，擦盐，入水插之，则花不黄。"试过一回，好像还挺有效，就是不知栀子花可高兴？

栀子花种类很多，有大叶栀子、小叶栀子、黄栀子等。我喜欢的，是那种花叶肥大的大叶栀子。栀子花以肥为美，韩愈有诗曰："升堂坐阶新雨足，芭蕉叶大栀子肥。"大叶栀子，肥如白牡丹，然而，这种肥，被墨绿的叶子一衬，又显得素雅起来，所谓肥而不腻。附近的公园里有种，其中一棵临湖，半个身子探在水面上，又常令人想起一句词——临水照花人。

大叶栀子能长很大。有次在乡下，看到一棵栀子长得比栅栏还高许多，挂了一身花朵，美极了。

和江南本地的朋友们说起栀子，她们通常会想到祖母辈的人。据说旧时的江南女人们，喜将栀子花簪于发际。按照常人的思维，那可能是为了扮靓、染香，但我总觉得有些奇怪，仿佛卖俏。再说，蔷薇、木香也好看，怎没听说有人簪蔷薇木香呢？

后来有懂的人告诉我，栀子花簪发际，有清心醒脑之作用。经她这么一说，我觉得，理到了。

夏日，人易困乏，头脑昏沉。在没有空调，甚或没有风油精清凉油的年代，人们常靠草木醒脑、解郁。我乡在中原，没有栀子花，外婆经常会摘些薄荷叶揉一揉，贴在脑门及太阳穴上，像又长了一些大眼睛似的。觉得好玩，我们也常照着贴。贴了薄荷的脑袋，果然更舒爽些。

栀子花开时，正是江南梅雨季，空气湿热，易滞碍身体机能，令人困倦乏力。这时，簪一朵栀子花，便可帮忙驱除燥郁。

说到簪花，不由得又会想起茉莉花和白兰花来。它们和栀子花一样，都香，都白，都深受女子们喜爱，江南人称它们为夏日三香花。

"栀子花，白兰花，五分洋钿买一朵……"这是老上海街头的卖花声。戴一支茉莉花手串，或在衣扣上挂两朵白兰花，和美丽的旗袍一起，暗香摇曳，那可真是一种风雅。

杭州也有卖香花的婆婆，但多不常见了。早先，在武林银泰商厦的门口，以前总是有位老婆婆在那里卖白兰花。大约是大前年，我路过那里时，特地去寻了她，竟然遇到了，可惜的是，她已经不卖白兰花了，说是进不到货。时值端午，她在卖香包。

白兰花不如栀子泼辣，冬天在室外会被冻死。所以江南公园里，看不到白兰花树。白兰花在华南地区可长成高大乔木，但在江南，却只能是盆栽，一些花卉市场里尚且有卖。但挎着篮子卖栀子花白兰花花朵的婆婆们，却成了传说。

卖花的为什么多是老婆婆呢？我想，那是因为作为资深女人，她们更懂得花朵与女人之间的秘密吧。"栀子花，白兰花"，其实是旧时女人们的风雅与遗韵，可惜没有传下来。现在，有了舒适的空调房里，人们多不怎么会感到困倦了，也就不会再想到那以前的事。

我多数时间在家工作，以求查阅资料方便。无奈家中空调总会发出嗡嗡声，我不喜。不开又觉得头脑发昏，这时就想，若是有白兰花栀子花在，那该多好！有一年，我买了栀子花，也买了茉莉花。但是不久，它们都相继丧命。看着心疼，便也不再暴殄天物了，每天跑去看湖边的大栀子。

世界在大踏步地向前走，致使一些美好的事情，不知不觉地就被遗失在了历史的长河里，变成了传说，偶尔在它以前常出现的某段光阴里被提起。如今，我所能感慨的是，还好，栀子花还在，还在野泼泼地四处开着。岁月在流逝，逝去的，我们都抓不住，唯有对眼前的爱着惜着。

总第6976期 配图 汤青
投稿邮箱：
essay@cnnb.com.cn

社址/宁波市宁东路901号 广告部电话/87348429 发行咨询电话/87685669 87682340 定价/每月30元 零售/每份1元 邮发代号/31—84
印刷/宁波报业印刷发展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/素豪律师事务所罗杰律师、胡力明律师 地址/光华路299弄研发园区C12四楼 电话/87298700 宁报集团职业道德投诉/87654321